大昌車行 營業目
汽車另件殼牌汽油 種脚踏車另件批發 福特汽車 各國名廠脚踏車 時色包車 各種車胎 車上另件附贈品 各
地址 愛多亞路大世界西 電話中央三三三四

## □上海誠大變矣

（屈軼）

近頃之上海、誠大變矣、蓋已成爲白相人之世界也、一言不合、輒各請所謂門檻中人、擐臂揮拳、訴諸武力、至此而正誼失其效用、法律等於具文、流毒所被、漸及花界、夫妓流恃嫖客以活者也、則對於嫖客、乃其衣食父母、萬無得罪之理、然而去歲慧寶老六院中、竟有烏師糾衆毆傷嫖客余某之舉、事後雖無何等下文、而輿論一致指斥妓家、可見直道在人、壽張爲幻者後此亦當知所歛跡、不謂今年又有妓流、糾集白相人與小報館爲難之舉、夫小報取材、花界居其泰半、即記載偶有失實、臧否偶有未當、亦自有正當之途徑可尋、請求更正而不得直、猶可訴諸法律、且彼爲妓者、既以賣笑爲生涯、身分自與恆人不同、矧此中曖昧、罄竹難書、小報偶有風聞、又安能禁其不載、設盡如或人之恃白相人爲護符、則小報可以關門、我儕執筆爲小報撰文者、兔死狐悲、物傷其類、從此其亦如君苗之焚硯乎、憶三年以前、濟羣曾發起小報聯合會、幾經團結、幸垂於成、卒以會中人同床各夢、遂無形解散、今日者、此小報界切膚利害問題、橫梗於前、我同文其亦有顧重興聯合會者乎、馨香祝之矣、

## □新聞報與民國晚報

（平庸）

新聞報總主筆李浩然君、因營父葬、邇返秦中、（其父即李孟符先生、爲陝西名翰林、所撰春冰室野乘、余兒時極喜讀之、昔年時報有著名惜誦之論說、即先生所作、）總主筆一職、由嚴獨鶴君庖代、此消息已見他報、茲獨鶴君又因病請假、故轉託嚴諤聲君代理、新聞報之總主筆、已一再代矣、

民國日報所發行之晚報、即名民國晚報、出版以來、已歷數月、邇因滬人對於晚報之感情、日形淡薄、故銷路日益減少、銷路既減、廣告亦隨之不振、循至不能支持、故決定於今日停版、晚報編輯爲李子寬陶百川二君、是否即改任日報事務、尚未決定、惟晚報外勤記者有三人之多、聞兼酌留一二人、爲民國日報服務也、

□牯嶺路北河路、行人稀少、剝衣之案、日有數起、讀者稱之爲剝猪路、

## 廢祀孔

（人詩）

孔子無庸祀。祀來本不知。萬牛齊解放。一蔡獨堅持。滅聖原引盜。尊王早失時。禮樂且廢止。空有鳳麟悲。

## □跑路與捱餓之王小逸

（紅蓼）

王小逸君自脫離小說界、赴寧從戎、在三十二軍任秘書、頃已晉級爲中校、本報曾以之告讀者矣、最近本報復得其來書、謂在軍中所最苦者、爲跑路與捱餓二事、蓋軍隊隨時開拔、司令部亦隨之移動、將校多徒步前進、最苦之時爲前敵獲勝、追奔江北、司令部一日數遷、誠如舊小說上所謂逢山開路、遇水成橋也、軍中將校、大都芒鞋竹杖、行篋則勤務兵負之、日行數百里、習以爲常、小逸在海上、輕裘緩帶、何嘗習於跑路、一旦入伍、亦未使獨異、致足底起泡、再接再厲、乃化爲老繭、二三月後、漸成習慣、則足底繭厚寸許矣、又軍行每不得食、蓋數萬大軍所過、油條大餅、盡爲兵士搜羅淨盡、上級官佐恆在後隊、索飯飯不得、索粥更無有、且不特乏食并米店中無論粳米糯米陳米新米、俱已爲八太爺買盡、爲官佐者、祇得忍饑士兵先食、以是恆終日不得一飽、小逸來書、謂每日功課爲跑路與捱餓二事、誠戲乎其言之、來書發自廣東之蕉嶺、歷二十日始達、亦可見交通之梗阻、頃三十二軍已自閩而浙、半月以後可以抵滬、度小逸近又當日日跑路矣、小逸所撰衆生相版權售歸濟羣久矣、已成十四回、迄未賡續、俟其來滬、當有著作、藉本報與讀者相見也、

## □歌場瑣聞

（掃邊老生）

趙如泉與天蟾之交涉、直至初六日始得解決、顧竹軒因徐培根之從中斡旋、業允放趙往上海舞台演唱、但同時竹與趙訂一口頭契約、約甚秘、一時竟無從探悉、初六日天蟾雖排有趙之戲目、但趙並未登台、聞日昨趙已往上海舞台視事、至於正式登台、當在觀音得道開演之日云、

上海舞台近日賣座不佳、乃擬排演半新不舊之觀音得道、維持營業、但此劇從前大舞台演唱已久、日下游戲場附屬之大京班中、亦多排演者、其不能叫座、蓋可斷言、聞劇中觀世音一角、本排黃玉麟搬演、但黃明知此劇決難討好、不甚做蠟、毅然向代理後台經理趙東昇辭却、趙竹托朱榮奎等代表與黃再三磋商、黃堅執不允、趙無可如何、乃以觀音一角、請趙君玉演唱、君玉亦不願做蠟、再三推却、未識日內已解決否、

天蟾近日排演之蘇秦張儀六國拜相、其脚本乃高慶奎攜來者、嗣經麒麟童爲之增添場子、排成本戲、高飾張儀、麒麟童則飾蘇秦、開演以來、賣座頗盛、於此可見天蟾後台合作之精神、

### □如是我聞□

□某報副書記者錢君、以某影片公司屢次破壞其名譽、現已集得證據數事、委託律師、控告該公司云、（一依）

□四馬路中央桑社樓下之孔雀皮鞋公司、爲美術家程克光君所創辦、刻正佈置一切、日內即可開幕、（秋）

□劉公魯開梯維串戲鳳之正德、笑曰如此小白、何不串李鳳姐、（蘭）

## □爲潘雪豔叫屈

（雷鳴）

自公共租界開男女合演之禁、坤角花衫之銷路、於是乎大旺、依經濟學求供之原則、包銀乃紛紛大漲、若丹桂二百一日之雪明玉、在昔明豔芳時代、區區五十元猶無人承受者、上海舞台之劉豔琴、惡劣達於極點、而居然得台主之垂青、掛一牌、唱壓軸、享六百一月之包銀、不得謂非劇界之大變、獨名噪一時之潘雪豔、竟不能得地盤、余不禁爲之叫屈、雪豔之色、在今日上海各舞台女伶中、始無有出其右者、以言藝、較雪豔琴似不足、較劉豔琴就則高明多多、其叫座力亦遠在劉豔琴就上、以論包銀、潘乃不及劉之半、奇者潘非京角、不足以據地盤耶、然則爲雪豔計、果欲一鳴驚人、非連夜進京向瑤卿叩頭不可、雪豔其有意乎、（不過叩了頭沒有毛韻珂般的老子、肯稻柴搭在火腿上賣、和沒有日日日那般的拉攏手段、怕還捧不起來、有人說、潘雪豔有的是乾老子林屋山人、第一個問題解決了、至於日日日、一部上海小報界的人名錄、滾瓜爛熟在胸中、更少他不得、且待北京回來、再行登門奉請則個、琥珀註）

□張秋蟲君前、自錫返滬、寓新惠中一〇一號、秋虫因閉門守制、長髮披肩、濟羣見之、謂有兔兒爺風格、昨晚見秋虫、髮已截短矣、（變）

## □製造人痘苗之異聞

（肯子）

種痘用之新鮮牛痘苗、夫人而知之、乃有製爲人痘苗者、則未之前聞也、其製法、頗堪發噱、先由醫院雇二十歲左右之精壯男子數人、聚居一室、其室溫度極高、數男子不掛一絲、數日之後、使服一種藥劑、令周身發熱、始而起泡、繼而生瘡、自頂至踵、遂無完膚、迨結痂未落、用手揭之、使再由痂而瘡、如是數次、必使其身上之毒盡淨乃止、至是每日使服一種壯陽劑、即於陽壯之時、令其生殖器承於一玻璃製之槽上、更以橡皮管套其陰莖、由醫生持之、數度後精液射入槽內、醫生取其精液之合用者、加以一度提煉、製爲痘苗、裝入玻璃管內出售、惟仍沿襲舊名曰牛痘苗、故其製法、人無知者、此種人痘苗、製法較牛痘苗爲易、功用又較勝、蓋用牛痘苗者、種時須種三顆、用此人痘苗、則一顆已足、且種牛痘苗一次後、仍須再種、而用人痘苗、則一次已足、此種製法、國人前此殆無所聞、當目爲一種奇談、然歐美各國、實已發明數年、聞近年上海亦有用此法製苗者、其精液大概取自西印度人、每年九十月間、即向西印度一帶、招募二十歲左右之男子、而於翌年四五月間、遣之回國、每人給資約在千金左右、蓋若輩在此四五月中、旦旦伐之、摧殘已甚、迨至功成身退、無不骨瘦如柴、生機垂盡、不能再有所發育、更不能再有所作爲、給予千金代價、蓋即爲其養生送死之資也、

按天花係一種傳染病、是否與人之陰莖發生關係、編者因無醫學智識、不敢下斷、本篇所記、等於妄言妄聽、聊供醫家研究之助而已、編者已函詢醫師公會會員某君、預料當有答復、容再登載、以供參覽、（編者）

法國山得爾亨利 白濁丸
新老白濁 服之立愈 保可除根 永不復發
各大藥房均有出售
贈送淋濁自療指南 請書明詳細地址投上海三洋涇橋滙源行可得一份



## □海外采風記

（驚蝶）

不佞曩嘗擷取泰西秘聞、著爲海外采風記、刊諸本報、一時讀者、頗爲欣賞、日者一飛語我一事、且曰此亦海外采風記之絕妙好資料也、不佞欣然應之曰、諾、一飛既去、遂走筆記之、

一飛曰、有H生者、巴黎大學之留學生也、午出國門、觀光上國、歌台舞榭、不無蕩心、然聞人言、巴黎侈靡、爲天下第一、往往夜度一夕之資、輒耗中人一年之產、阮囊羞澀、何以爲情、隱忍而不發者久矣、一夕、於茄菲店邂逅一婦、年可二十許、叩其業、神女也、詢其值、才五佛郎耳、生不禁大驚曰、人言巴黎侈、巴黎何侈哉、婦笑而不答、但速之行、生從之、抵一處、曲廊洞房、極爲深邃、婦導之入一室、先徵生資、出度量之、曰得公尺五十四分、中格材也、乃俾生入浴、曰必皓而體、瑩而膚、毋遺一點污穢之處、令人笑爲蒙不潔也、生唯唯、浴方竟、婦導之更入一室、室懸五百枝電燈、一室通明、纖塵可覩、中設巨榻、不施帷帳、四壁皆嵌琉璃小鏡、燈光燭之、晃耀眩目、生又不禁大驚曰、人言巴黎侈、巴黎誠侈矣、婦嗤之以鼻、促其登床、生故雄於材、又富於力、盤旋至二時、始得蔵事、遂予以五佛郎、且訂後期而出、生自詡此行、樂而不費、頗秘其事、不以告人、逾數日、値F生、留學生之老前輩也、生詢曰、嘗聞巴黎多秘窟、君能導余一遊乎、F生諾之、遂相將行、抵一處、曲廊洞房、似曾相識、一中年婦出而應客、F生操隱語告之、婦延二人入一室、室之一壁、皆嵌玻鏡、雅似上海邑廟中江北人之賣西洋鏡者、婦囑曰、君等諦觀、愼弗聲也、生與F生各就一鏡矚之、鏡中現一室、室懸五百枝電燈、中設一榻、四壁皆嵌琉璃小鏡、少焉一婦挾一男出、婦年可二十許、男則日爾曼產也、盤旋不及一刻許、即告蔵事、F生方眉飛色舞、嘖嘖歎賞、而生已垂頭喪氣、逡巡欲出、正於是時、中年婦復出謝客曰、今日之技、誠無足觀、三日後、有文那少年、於此獻藝、大好身手、不可不來一觀也、F生正欲諾之、而生已拽之而行矣、一飛曰、此事得之於友而友則得之於F生者、蓋生後與F生共事京邸、頗稱莫逆、偶話前塵、輒洩其秘云、

### □如是我聞□

□霞飛路生泰西裝店所製之西裝、式樣新穎、取價低廉、

□攝影師孫鏡海君、近忽與其夫人鄭女士仳離、（凰）

□鳳第妹妹、有韓家姊姊與二之譽、邇來眉間更增俏秀一條、見之輒令人有不甘異個也魂消之概、（柳絲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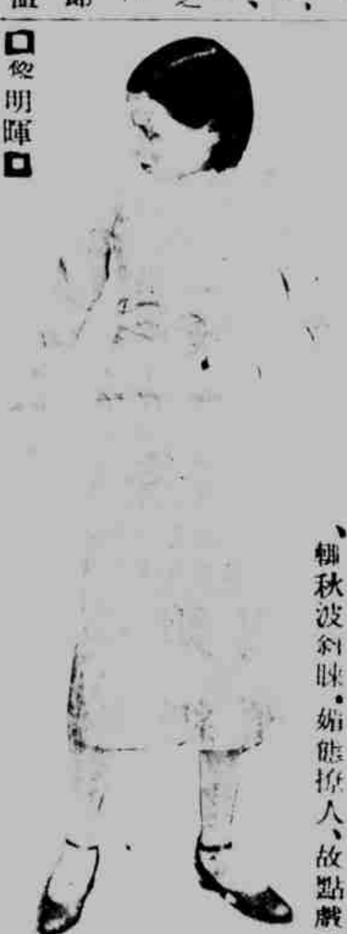
□洪珍珠八孃、善歌性曲、歌至妙處、惟低首默笑、（雁）

□陳布雷將任總司令部秘書長職、

□工部局新佈一令、凡私建之亭子樓、須於最短時間、一概拆毀、否則須處重罰、（志）

□三馬路治情媚小阿娥、今歲在大世界會唱、捧者甚多、前數日忽奉母命、停出堂差、（嫣）

□萬籟天□


□黎明暉□

## □脫帽記

（宇宙室主）

茲所記脫帽、非自動的脫帽、乃被動的脫帽也、質言之、即余不欲脫帽、而他人用強力代余脫去也、星六之晚、余自新閘歸、車過廈門路、時方七時有半、路上行人尚多、距自來火行不數武、有一身穿藍布短襖之男子、飛奔而來、余聞後面奔跑聲、知有異、回頭一視、則此男子已過近余車、余方欲有言、而余頭上之皮帽已入男子之手、男子得帽、不慌不忙、從容走入一小弄口、口中喃喃有詞、似聞其頻呼識相識相、漂亮漂亮、旁觀者余失帽後並不下車追趕、故博得此識相漂亮等之好批評也、雖然、識相識相矣、漂亮漂亮矣、余之帽一頂、終不翼而飛矣、寄語行路人、晚來切勿走此危險萬分之廈門路、若夫區區、皮冠雖去、猪玀未做、損失猶小也、

## □新都識小錄

（嚼杏自南京寄）

自國民政府建都南京、一時羣賢薈萃、熱鬧迥異從前、不佞於去冬襆被從軍、駐都中者四月、公餘不免冶遊、蓋年過弱冠、而猶有童心也、

新都最熱鬧之處、爲夫子廟一帶、冶游者接踵而至、每當金烏西墜、即道途擁塞、入晚則各茶肆中、笙歌鼎沸、燈火輝煌、大有不夜城景象、此中生涯最盛者、當推大世界、其建築仿海上大世界之共和廳、而精緻則不逮也、余嘗一度問津、取價二角、金陵歌場斯最貴矣、歌姬十數、咸唱大鼓調、丰姿平凡者殊鮮、而藝則不弱、此外佈置較雅潔、如麟鳳閣、專唱京調、有李曉峯其人、藝特精、二八年華、作北方裝束、別饒風韻、以騷豔勝者有小桂紅、每當引吭高歌、輒秋波斜睞、嫵態撩人、故點戲者甚多、其實色藝不逮李曉峯且遠甚也、前本報抱琴君有秦淮聽歌記一作、中述朱延齡以小紅一妹、朱之黑頭推李錦鶴步、點戲者日以百計、亦足豪矣、林小紅則以稚氣猶存、黃毛未蛻、兼之不善逢迎、風頭較遜、然在奇芳閣中、露月閣外、一人而已、

復有設茶寮於秦淮畫舫中者、亦備歌姬、泰半來自二十四橋及南京本地產、無一佳者、上流人咸裹足不往、歌姬兼操淫業者居大半、不作夜度孃者蓋什不獲一也、即以朱林二姝言、朱兼操淫業、而林則僅鬻歌焉、

□日本赤坂離宮之雪夜

秦淮風月、艷稱千古、明季以降、人才輩出、自建都後、生涯更盛、而狎邪所費亦奇貴、徵一局需二元、一般闊客、則脫手必五元、一和所費、三十番猶未能得伎家歡、有多至百元者、釣魚巷一帶、伎館櫛比、入晚麻雀胡笳之聲、此唱彼和、最紅者推雪琳、年方花信、風姿楚楚、衣飾更新奇別緻、客有徵之者坐一分鐘即去、

## □慾海滄桑

（九）（春繭生）

□第一回 援孤兒何強仗義 叫堂唱章卓留情

那靜安寺路一過了馬霍路、便行人漸稀、市聲漸遠、兩人走到這裏、翠玉便緊緊的靠着何強一條臂膀、半個身子使倚在何強身上、何強聞着翠玉臉上陣陣的脂香粉膩、使把他剛才喝的幾杯白蘭地更加了幾分醉意、他心下想、瞧這個翠玉、倒也婉孌可愛、和自己年紀又相若、究竟是生長在上海的女子、衣服既時髦、舉止也活潑、我們無錫城內的女子、也沒有這般漂亮、自己那村裏的女子、更是庸脂俗粉、無庸深論了、若能把翠玉娶回去、倒也豔福不淺咧、正在胡思亂想、只聽翠玉說道（轉入第四版）

大麗電氣五金行
專辦歐美電氣五金材料 色花罩及吊燈
發售及修理各種無線電收音機另件
置各種電氣工程裝自運新式發電機馬達各
地址 福州路二〇五號（即四馬路一枝香隔壁） 電話中央三九五〇